

网络情缘系列之一

瘦月亮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I247.5
2710
:1

7247.5
2710
瘦月亮



心星灯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

瘦月亮 (第1辑) 上

主编：董旭

作者：心星灯

责任编辑：董旭

责任校对：李蔓茜

出版发行：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社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联系电话：0431-5638611

邮政编码：130021

印刷：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：159

字数：22200千字

版次：2004年4月第一版

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5000册

书号：ISBN 7-5601-2870-X/H·285

定价：195.00 (全30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第一章 雨鸽

载重汽车扬起一股灰尘，消失在前方的弯道后面，山野顿时寂静下来。

临近中午，太阳正烈，烤得人有些发困。热风悠悠吹着，山林发出哗哗声响，夹杂在林子中的庄稼地里，苞谷长得绿茵茵的，全都背起了鼓胀的棒子。一群群蜻蜓在苞谷上方飞舞盘旋，追逐着飞虫。

陡峭的山坡上，有着小块小块不规则的土地，低矮的豆科植物已结荚了，星星点点的小花仍然开着，引几只逐蜜的野蜂在其中穿梭。

山道旁长着一排高大的杨树，那些刺槐和栎树则像小兄弟似地站在杨树的身下，组成了一道错落

有致的绿墙。茂密的枝叶中，知了正起劲地唱着。不知哪块岩石后面，不时传来阵阵斑鸠“咕咕”的叫声。远处的枫林中，此刻也是一片绿色，在风的吹抚下有节奏地起伏着，这一切，都给人一种甜美悠长的感觉。

农历六月，正是这高寒山区最美好的季节。

雨鸽将挂包斜挎在肩上，边走边偏着头看川南，一副调皮的模样。

“你可是答应了我的，这回无论如何都要到我那儿去一趟。亏我们还是一块长大的呢，好几年了，你连我的门朝哪方开都不晓得。”

话一出口，她的心就“怦怦”跳了起来。这一路，她已是第三次说同样的话了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川南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了。尽管他们两个知青点相隔很远，中途还要经过一道长约十余里的荒凉山沟，白天都时常有野兽出没，雨鸽很少到他们那儿去过，但川南的事儿，却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雨鸽的耳中来。她们那个点的几个女生太爱串队了，总是邀约在一起，今天跑这个知青点，明天到那个知青点。一回来，就能带回好些新鲜的消息。雨鸽静静地听着她们的谈论，从她们口里得知了川南不少的事情。她是很少串队的，她明白自己家中的情况，无法和点上的其他人相比，她的父母早逝，姐夫和姐姐也都是本份的工人，没有任何门路让她能早日离开这

里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。要想跳出农门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。还好，下乡这几年里，社员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。然而，在终于盼来了一次回城的机会后，她却在见了“知青办”的负责人之后主动地放弃了，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一个点的姐妹只是觉得，本来话就不多的雨鸽变得更加沉默寡言……

“谁说的？那一回，我不是从你那儿经过了的吗？你那儿几间小石屋，坐南朝北，门当然向着北边开，哦，对了，厨房除外……”川南一本正经地说着，抓起一块石头向着一棵矮树砸去，一只黑色的、叫不出名的鸟儿“呱呱”叫着，飞了起来。

“还说呢，到我们点了都不愿进去……”

川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天我不是有事吗？”

其实，那一天他是做得有些过分了，都到雨鸽点上了，天又阴沉着，雨鸽再三挽留，他还是走了。因为那一天，只有雨鸽一人在家，不知怎的，他有些害怕，是怕会控制不住自己，爱上这只美丽的鸽子吗，还是怕别的什么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……

如果川南直接回队的话，他们就该在前面那棵大黄桷树旁的岔路口分手，但见到雨鸽那期待的眼神，川南不忍心了。心里在想，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这回在家里只待了三天。一个点的李健，那次回重庆不是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久吗？再说，男女交往不一定就都是在恋爱吧？还是新时代的青年

呢，思想也太复杂了一点。

“你放心，我的嘴这会儿馋极了，就想吃你做的酸汤面，咋会不去呢？”

雨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凭心而论，雨鸽的确是一个好女孩儿，高挑的身材，白晰的肤色，俊俏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笑意，在川南的印象中，很少见她发过脾气，就是有人把她惹恼了，也只是说上一句：“讨厌！”

这会儿，她的胸脯高耸着，随便绾在脑后的马尾状的头发，随着她的脚步一晃一晃的，既显出城里女孩儿的洒脱，又带着些许山里丫头的野气。她身上的那件带着黑色碎花的淡黄色衬衣，已被汗水浸湿了，贴在身上，把曲线勾勒得异常分明，见川南看她，朝他送去浅浅的一笑，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。

从小就在一块儿的玩伴儿，男婚女嫁的游戏都不知玩过多少遍了，她的心思川南还不知道吗？他们是从县城搭一辆便车返队的，那车上装着一袋袋的粮食，为了安全，在他们刚上车时，司机就叫他们把一些麻袋码得高一点，腾出了更大的一个空间，供他们容身。这一路上，她看川南时的那种眼神，谈起儿时事情时那种从心底发出的笑意，都默默地向他透出爱的信息，他却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模样，总是把她的话头往一边引，并尽量坐得离她远一点。她似乎也看出了川南的心思，斜依在那些麻袋上，

脸上写着淡淡的失望。汽车在山道上颠簸着，她的身子也不时地摇晃，一副孤立无助的模样，终于，川南不忍心了，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中，向她伸出一只手去，把她拉到自己的身旁。

那会儿，雨鸽的心被川南的举止感动了，眼里顷刻间就充满了晶莹的泪水，只好将头扭向了一边……该怎样向他开口呢？雨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在心里把要说的话演练了许多遍。要是其他的事情，她一定会直截了当说的，但这种事儿，她一个姑娘家如何说得出口呢？县知青办王主任给她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，但她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来。这段日子里，她的心中总是翻腾着那天的事情，既感到恶心，又觉得害怕，她是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王主任的办公室逃出来的。这次回家，听了她的哭诉后，急性子姐姐气得跟什么似的，半晌都说不出话来，倒是姐夫的话令雨鸽茅塞顿开：“雨鸽也到婚龄了，找一个知心的人，把事办了，我看他还有啥办法？他虽管着雨鸽，总不能不让人结婚吧？”

雨鸽感到脸上有些发烧，一个男生的脸立刻浮现在了眼前，心中也畅快多了。但是，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哪，谁知人家心中是怎么想的呢？人们都说，男孩子醒事晚，川南也是二十挂零岁的人了，但看他玩起弹弓、弩机的模样，活脱脱是个大男孩，他能理解雨鸽的心吗？

姐夫说：“这肯定是个办法，只是你在农村结婚

的话，就更难回城了。”

“难回就难回，”姐姐说，“如果为了回城把清白之身给了那个王八蛋的话，我都不答应你。雨鸽，就这样办，你好生想一下，喜欢哪个，姐给你提亲去！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还不知他是咋想的呢？”雨鸽喃喃地说……

二

在这远离家乡，远离父母的深山中，恋爱似乎成了知青们摆脱苦闷和彷徨的最佳选择，川南又何曾不想呢？可他却不能，自从在嘉陵江的那个“水帘洞”中，和立秋有了那么一段缠绵的经历后，川南就觉得已把心全交给了她。尽管直到今天，川南都不知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但他仍然故守着，守着一个美好的故事，守着一个少年时代的诺言。在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川南常会坐在石屋旁的小溪旁，听着溪水的低吟，回味着那在心的深处发生的故事，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立秋的名字，体味着她身体的温暖。他时常在想，不管他的家成了什么样子，也不管他被命运抛到了何方，立秋都不会忘记他的，或许，在某一天里，她就会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……

川南和立秋的故事，雨鸽是知道一点的，他们

在嘉陵江悬崖下的水帘洞中呆了五天五夜，好不容易才在一条被轮船螺旋桨打伤的大鱼——直到今天，川南都无法肯定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动物，只好称它为大鱼——牵引下离开了那里，传奇故事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报社的记者也为此采访过他们。然而，雨鸽从来都没有朝那个方面想过，他们的岁数毕竟相差较远，在立秋的面前，在人们的眼里，川南只是立秋的小弟弟而已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两人会产生爱情。何况，就在他们脱险不久，川南还病在床上时，立秋一家就被谴送回老家了……

一拐上了小道，立即感到舒畅多了。这山中的气候就是这么奇特，在太阳底下热得跟什么似的，只要一走进树阴中，就会明显的凉快下来。而从这儿一直到雨鸽的点上，都是在这样的树阴中行走。

这山里的夏季并不长，一过八月就很快凉下来了，经过一个短暂的秋天，到十月，第一场雪降下时，就走进了长长的寒冬，大雪封山之后，他们就会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。这儿离他们所在的地方还有好几十里，如果走小道的话，天黑之前是能够赶到的。

“想听听我们点上的事吗？”雨鸽回过头来问川南。细细的小道，容不下两人并排，断后的事自然得由川南来承担。这样更好，这样雨鸽就不可能时时注意川南的表情，倒也省却不少的麻烦。

“嗯哼。”川南发出一个鼻音，表示了赞同。

雨鸽沉思了片刻，像是在寻找开始语，慢慢地说：“你知道不？张雪和清枫寨的叶飞扬好了，两人恋得跟什么似的，叶飞扬成天都长在我们那儿；又不自觉，晚上疯到半夜……他一来，两人更不想做事了，等现成的吃。肖晓薇呢，爱上了你们点的李健，还是早春的事吧，小李来串队不小心摔在了冬水田中，里外都湿透了，只得在晓薇的床上盖着被子躺着，晓薇给他又洗又烤，折腾了一个通宵……”

这事川南知道，李健曾自豪地向川南说起过，一点也不害羞地讲述肖晓薇对他的那种好。一想起他精赤着身子躺在人家姑娘的床上，让一个女孩儿连夜给他洗衣烤衣，川南就会刮着脸皮羞他，他却说：“这才叫做浪漫嘛。”

凭心而论，川南还是挺羡慕他的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雨鸽的声音传了过来，“就不发表一点意见？”

“他们的事我都听说过。当然，没你讲得这么细致。不过，我觉得，肖晓薇迟早会后悔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你是说李健那人靠不住？”

“和他在一块住了好几年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说大话，使小钱。平时看着还可以，祸事来了就躲得远远的……这可能是他最大的特点。”

“这我就不太了解了。但我见他们耍得挺恋络的……”

“要骗人家姑娘嘛，不表现一下还行？”

“瞧你，倒像个恋爱专家似的。看来，你是经验丰富的了。如何？坦白一下吧……”

“哈哈，照着我来了，咋不说下你自己呢？我是说，你……”

话一出口就后悔了，这不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么？果然，雨鸽的脚步变慢了，最后就停了下来，但她却不回过头来，声音有些颤抖地反问了一句：“你说呢？”

川南的目光移向了别处，指着在路旁山林中嬉戏的一群猴子，故意做出一副惊奇的模样，大声地说：“雨鸽，你看那群猴子！十几只呢，又到它们的节日了，‘苞谷一胀籽，忙坏孙猴子’，看青又有事做了。你们看过青么？”

雨鸽回过了头来，脸上果然写着失望，有些无精打采地说：“跟队上的青年们看过，单独的就没有了。”

“我最喜欢看青了，特别是晚上！社员们喜欢拿一面破锣敲着驱赶那些不速之客，我却喜欢用弹弓和弩机，你知道吗，石子射在那些獾呀、果子狸、野猪等动物身上时那种闷响，听来过瘾极了！而弩机比枪都好用，无声无息，可以抵近射击。哈哈，你不知道吧，有一天晚上我竟然用弩机射死了三头獾……”

雨鸽摇摇头，自语般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才长得醒哟！”

川南笑笑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得闭上了嘴。

山风似乎更大了，树林竦竦有声。他们沿着石板小道走着，一边是高高的山岩，一边是幽长的深谷，头顶上的梭草中，被山民们叫着牛眼雀的小鸟已孵出了自己的孩子，小小的，比蚕豆大不了多少，一窝总会有那么五六只。川南曾在寻找山里特有的珍贵药品五灵脂时，见过这惹人喜爱的小生命，小心地捧在手里，又小心地放回到像个小碗似的巢中。而能让他们一饱口福的鹧鸪，则在灌木丛中哺育自己的儿女。

雨鸽不再说话，只闷着头走路，这反倒使川南不安起来，不由得想：或许，我的做法有些过分？一再拒绝一个姑娘的好意，的确是很让人伤心的。但川南又怎能轻易地接受她的爱呢？一想起立秋，就失去了一切的兴趣。好在雨鸽并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儿，要不然早就不理川南了。

前面的路上，比刚出壳的小鸡还要小的幼鹧鸪从草丛中钻了出来，一只接一只地穿过不宽的路面，跳进石板下的草棵里。那只母鹧鸪浑身的羽毛耸立着，一边催促着儿女，一边转着小脑袋朝他们瞧。雨鸽停下脚步，手朝后摆了摆，示意川南停下，转眼间，鹧鸪们的队伍就走过去了。

“这我就不太了解了。但我见他们要得挺急，怕社太迟，怕公甘淋”：鹧鸪娘自，火淋淋雨

“要骗人家姑娘嘛，不表现一下还行？”！鹧鸪

三

路像一条长长的带子，曲曲地通往绿林深处，雨鸽几次都转过头来，像是要问川南什么。

川南猜想她是想打听他和立秋在那水帘洞中的日日夜夜，打听那故事中的故事。在以前的日子里，她也拐弯抹角地问过几次，都被川南含糊过去了。既然是心底的秘密，就让它独埋心底好了，如果与立秋的缘真的是一颗种籽，总归会长成一株树的。可是这会儿，立秋在什么地方呢？那次死里逃生回来后，川南病了许久，成天迷迷糊糊的，记得立秋曾来看过川南，坐在他的床头，他甚至还能回味起那暖暖的纤手抚摸他额头的那种温馨。

那个时候，川南和立秋找到一个在嘉陵江边砸石头活计，每砸出一立方米的碎石，就能挣下两元伍角钱，对他们的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可等川南能挣扎着爬起来，才知道立秋家已经搬走了，随着被遣送回乡的父母一道回北方老家去了，她们走得很急，甚至连川南的母亲都不知道，等听消息去到她们家时，已是人去房空……她们是东北人，具体什么地方川南没听立秋讲过，就这样断了联系。

这次回家，川南问过母亲，知不知道立秋的下

落，母亲摇摇头说：“一走就没了音信。想来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大婶身体不好，大伯的腰又被砸坏了，家里弟妹还小，一个家都靠她撑着呢……川南，你跟她在那个洞里没干啥事吧？我们是本份人家，可不能做出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情来……”

川南的脸腾地红了，连声说：“瞧你，那会儿我才多大，十七岁，我得叫立秋姐姐呢……再说，那几天想的就是怎么逃出去……都过了好几年了，你咋个又提起这事了呢！”

“没啥就好，没啥就好，妈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”

“为我想？这怎么叫为我想呢？摆明了不相信人嘛。可是，可要是，要可是……真有个啥呢？”川南拐着弯套母亲的话。

母亲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，在老家当姑娘时就是有名的才女，对男女之事历来看得很重，果然，母亲听了他的话后，认真地说：“真有个啥你就得娶了立秋。我们是本份人家，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……”

“没啥就不能娶么……”川南嘀咕了一句，脸上有些发烫，不说了。

母亲打量了川南好一阵，才说：“没有什么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她，可这事儿得讲缘分，她一搬几千里，你上哪儿找去？”

“你刚才还说要是有啥我得娶她，这会儿，要真‘有了啥’，我又到哪儿去娶她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，就知道和我斗嘴！”母亲笑着推了川南一下，隔了一会儿又说：“其实，雨鸽这女孩子不错，你们又是在一块长大的，叫我看哪，她的心中也有你。你没有回来那几天，就到家来过好多次，姨呀姨地叫得可亲热了。要不……”

“老妈，你看，一谈起这个你就没完。你儿子连自己都养不活呢，凭啥娶老婆……”

母亲却认真地说：“川南，你爸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，虽说他是南下干部，但这年头被人咬上了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……你是得有回不来的准备才行。俗话说‘哪里黄土不埋人’，在山里有时比在城里都还要好些……就冲着咱们家那医术，在山里找麻烦的人就少。我想了好久，要把咱家的医术传下去，你是得做出点牺牲……”

“你是说让我在农村安家？”

“我是寻思得有个人照顾你。你的那双鞋垫做得不错，是哪个姑娘送的呀？”

“瞧您，又来了不是，我不是给您说过么？我们队那个假丫头陆仙儿做的，人家可是如假包换的真小伙子呢？”

“不说了不说了，我问你，看病上有长进么？你爷爷给你的那些书看完了么？你们老郑家三代单传，你爸又没下工夫学过，这祖辈传下来的事就靠着你了。”

“我懂。我爸是干什么的，能去钻那个么？书看

是看了几遍，就是不好理解。不过我在慢慢摸索。妈，我们那儿药材可多了，特别是一些贵重药材，像杜仲，天麻，何首乌什么的，我都在山上采到过。对了，还有五灵脂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原来就是飞鼠的粪便，我都采了不少了，拿到镇上能卖不少的钱呢，只可惜我们那儿离县城太远了，要是在……哦，对了，我拿回来的夏枯草膏和桑椹膏你和老爸可得记着吃，夏枯草膏能治包块散肿节，治顽固头痛，很对你偏头痛的症，桑椹膏可是滋阴的妙药，那些都是我亲自采的药，亲自到山里找的蜂蜜，亲自蜜炼的哟……爷爷那书上说的一个偏方我试过了，退烧的，不过我作了改进，书上说‘对高热之人以黑油稀泥遍身涂之，再以热水洗去，高热尽退’，我查了半天，才知道那是要找被石油露头而长期浸润的泥，我们那儿又没油田，在哪儿找去？就改用香皂，您猜如何，哈哈，出奇的好……”

“看来，我儿的确是长进了！”

那当然，要不怎么那么多人都找我看病？不过，有许多东西我还是不能完全搞明白，或许那就‘糟粕’？比如说那种‘魔掌疗法’吧，我就只能达到第二个层次，第三个层次总是达不到。爷爷说的那种习练方法太苛刻了，要找一个心有灵犀的异性，还要什么除衣而习之，我哪能做到呢？不过，我还是时常在悟，希望找出另外一种方法来。爷爷书上的一些东西我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变动，说不定，这回我也